

(清) 倪蜕辑 李埏校点

滇雲歷年傳

云南大学出版社

校点前言

李 埏

嗣尧夏光南先生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课教师。他娴熟祖国历史，而尤深于云南史地之学。他常常给我们讲述桑梓的故实，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我本来就爱好历史课，得他的循循善诱，对史学的感情就更浓厚了。我向他请教怎样学习云南历史。他教我：先取倪蜕的滇云历年传细细阅读。一九三三年暑假，我返里省亲。家藏有此书，于是展卷细读一过。可惜刻本既未断句标点，又多鲁鱼亥豕之讹，对一个初学者很不方便。我因想，若他日能为之校点一番，那该多好啊！夏先生得知我有此意，深为嘉许，曾一再鼓励我好自为之。

岁月如流，半个世纪过去了。夏先生的墓木已拱，我也垂垂老矣，可是

滇云历年传（以下省称滇传）的校点工作依然徒存于想望之中。每一念及亡师当年的热情慰勉和殷切期望，未尝不愧汗涔涔。一九八三年春，教育部在京召开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我奉云南省教育厅之命前往参加。会议号召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学之余积极投入古籍整理工作，我于是有偿宿愿、校点滇传之意。归来，重温滇传一遍，觉得这项工作确乎是值得做的。虽然从我最初萌生校点的想法到现在已半个世纪，但这项工作并未因时移势异而丧失其意义。即令从今天的学术水准看去，倪氏滇传的价值仍然是灼然可见的。下面试略举数端：

第一，滇传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是一部治滇史的初学入门之书。撰者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自远古以迄清初，以事系年，纲目相从，每年先简述要事大事为纲，然后引录有关重要纪载为目。读者由纲而得其要，由目而知其详，且因此而得到许多云南史料目录知识。书的卷帙不多，不难卒读。读后至少可以对云南自古以来的变迁沿革有一宏观的认识。初学者读此一书而能有如许收获，应该说是很值得的。

其次，滇传不仅是一部初学滇史的入门之书，而且是撰者的「一家之言」。倪氏在自序中感慨地写道，前此的云南史乘充满了荒诞不经的传说附会，称号乖违，世谬相承，记载全芜，言之不文；「加之秦汉而后，宋元以来，阅历之时不少，甲子之混恒多；考古者每失于后先，证事者时迷于亥豕；此吾滇云历年传之所由作也」。可见他是有感而发，怀着一种责任感，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而成此一书的。近故方国瑜教授在其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指出，「倪蜕此书，史料繁重，编撰专书，为前所未有的作。」又说：「倪蜕此书，编年纪事始自洪荒而止于乾隆元年，所载史事多注出处，前后事迹之安置，颇具匠心，中多考证，亦见其不苟之作。」国瑜教授的这番话并非虚誉，实为的评。

再次，在倪氏的匠心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那就是「大一统」的春秋大义。全书强烈而鲜明地贬抑分裂，褒扬统一，强调云南应该统一于全国共戴的中央政权之下，因此，对南诏、大理等政权，一律以地方割据势力视之。如大理段氏，称帝建元，不奉宋正朔，但滇传仍以宋朔纪其年。对蒙段统治者的即

位、生卒……，也都以春秋书法书之，不让其与唐帝宋帝相抗礼，以示不承认其为独立王国之意。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分裂，但都复归于统一，这和「大一统」原则之深入人心是分不开的。云南地处边陲，又多民族，强调这一原则尤为重要，滇传对此三致意焉，应该说，是作了贡献的。

又次，滇传还有一可贵之处是，它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方国瑜教授说：滇传关于清初之事，「据康熙云南通志之大事考，而益以亲见亲闻者，虽不能详，然无专纪之书，则此书可为善本也」。又指出，在滇传所引书中，「亦有当日流传而今已逸者，如南园续录之类」。当然，滇传所征引的只是原书的一部分而非全书，但能保存一部分也是可贵的。还有的书，现虽尚存，但版本与滇传所引者有异（如南诏野史），取滇传与之互勘，可以正其讹误，也是很有益处的。

以上所述是滇传的优长方面。另一方面，它也有若干缺点。显著的是，在民族关系上，它的观点是大民族主义的，对少数民族则以「夷狄」视之。这种民族偏见也渗入到它的大一统思想中。例如，它以宋元纪大理事是由于「夷狄僭

越，不可纪元」，便是这种偏见的表现。但不能把它的大一统思想完全等同于大民族主义思想，更不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因为它对元、清君临全国的蒙古族、满族并不以「夷狄僭越」书之。这说明它的大一统原则高于大民族、大汉族主义思想。

另一个缺点是史事史料的引述有错讹。方国瑜教授说：它「引书每不考虑史料价值，且不免有以鄙俚之传说而误为史事者，亦有不引最早之书而录后来著作者。至所考证，有精到，亦有以意为说，……书前列举引用书目一百三十四种，有转引自他书，未必亲见者」。这类缺点确乎有之，不必为之讳。但我认为，倪氏以七旬高龄成此书，由于记忆减退，舛误盖所难免。其引用书目是否亲出其手，也颇堪怀疑；因为有的错误，衡以倪氏的学力，是不应出现的。

这些缺点，比之优点，只能属于第二位，而且瑕不掩瑜，书的价值不致因此而丧失。我们今天把它校点一番，做点补苴罅漏的工作，使它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契皋老人的前功不致废弃，是完全有必要的。

关于契皋老人的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述很少，只是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

中有寥寥数语。其文如下：

「蛻本名羽，字振九，松江人^①。晚慕唐刘蛻之为人，易名蛻，自号蛻翁。初从巡抚甘国璧入滇，至老，买山于昆明西石鼻村，遂占籍焉。」

新纂云南通志完全照录上文，未增一字。方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有增益，说：「按东华录：『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己巳以甘国璧为云南巡抚』，倪蛻随之来滇，至五十九年九月，甘国璧因案革职，自备口粮，进西藏效力（事详东华录及滇云历年传），倪蛻仍在滇抚幕中，至乾隆二年已七十岁也。其家居昆明西郊石鼻山，名蛻翁草堂，今为鱼街子。村人咸知倪三怪故宅，多传说其逸事。」^②从昔年国瑜先生口述的几则逸闻看来，我认为此翁是一位特立独行、不合流俗的学者。大概就是因其不合于流俗，故世俗反谓之为怪。松江风物说，他卒于公元一七四八年，终年八十岁^③。他卒后近百年，其曾孙慎枢、梅岑乃将书稿梓行问世。这就是我们此次校点据为工作底本的版本。在此本之前，有无传抄之本，已不得而知了。

说到校点，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我们平时读书，对一些不甚重要的地

方，多一瞥而过，不求甚解。可是，校点一部书就不能这样了。不论重要性如何，也不论你是否感兴趣，每段每句都不能放过。因此，有时在不甚紧要处碰到难断的句子，也不能不花气力去解决。举一个例，倪氏有自序一篇，弁书首，骈体，对仗甚工，几乎句句用典，读起来不太容易。因其非本书主体，所以读本书的人，往往着眼于重要史事及沿革大流，而不很留意它。但是，校点这部书怎么能置之不顾呢？这样，问题就来了。序中有下面几句：

「……柱或铜而或铁附会为多碑忽仆而忽兴诂诂非鲜谁氏名儿以索冒姓关山何人指物为神移文金马请按越裳海上周公之车式安存试看阿瓦江头王骥之盟言已废……」

请读者暂时在此打住，试对上录文字点断一下，看如何是好。我不止一次看到这样断法：

「……柱或铜而或铁。附会为多。碑忽仆而忽兴。诂诂非鲜。谁氏名儿。以索冒姓。关山何人。指物为神。移文金马。请按越裳海上。周公之车式安存。试看阿瓦江头。王骥之盟言已废。……」

显然可见，在这段文字中，「柱或铜而或铁，附会为多」与下一句「碑忽仆而忽兴，谈治非鲜」相对偶，「请按越裳海上，周公之车式安存」与下一句「试看阿瓦江头，王骥之盟言已废」也是对偶的。但中间的那两句，若如上面的点断，那就不对偶，不是骈体文了；而且意义也不可解。如「以索冒姓」，「关山何人」，可谓不辞；「移文金马」一语，孤立无偶，还骈什么呢？我认为那样点断是完全错了，正确的应该是这样：

「……谁氏名儿以索，冒姓关山？何人指物为神，移文金马？……」

这样标点，不仅符合骈四骊六的文体格式，而且意义也可解了。如以「谁氏名儿以索，冒姓关山」为句，则用什么典便有线索可寻，从而可知其所云。那么，用什么典呢？相传关羽幼子名索，曾随诸葛亮渡泸南征，有战绩。后人因其名作为其曾驻军之所的地名。四川有「关索坪」，云南、贵州均有「关索岭」，皆因附会关索而得名。但关索实无其人，因而后世有人另作解释。或谓「关索岭」是因关踞峻岭之上，须缘索乃能攀登而得名。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不可取。嘉庆四川通志卷十八说：四川的关索坪在中江县北四十里，「宽平无际，相传

关索曾驻兵于此」。这当然不能用缘索攀登去解释。就是云南、贵州的关索岭，也没有陡峭到缘索乃能攀登的程度。另一种解释说：索与帅同音，关索即关帅，指的是关羽。这更是曲说了。帅，诚有读为索音之例。如论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帅字即可读为索音，但不是一切帅字都可读为索。能把「元帅」、「大元帅」、「挂帅」读作「元素」、「大元素」、「挂索」吗？绝不可以。而关羽若可称为「关帅」，则正是「元帅」之意，怎么能写成「关索」呢？太牵强了，当然不可取。

由上举例子可见，断句标点虽尝被人讥为「彼童子之师」的「习其句读」工作，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有时还须花点气力推敲斟酌。本书中类似的例子并非少见，不过因为校点不是校注，所以许多问题的考究都不能在校记中反映出来。本书是一部通史性著作，上下数千年，涉及面广，问题很多，而我呢，知识又很薄弱，可能有些当考的问题没有考，或者虽考而未得其当，以致校点有不少缺漏错误。这只有期之于自己的继续努力，以及读者的纠谬正讹了。

近几年来，章峰同志一直协助我工作。在本书的校点工作中，他是很辛劳

的。一开始，我嘱咐他：以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倪氏家刻本为底本，依编年顺序，从头逐条，按倪氏所标史料出处，取原书比勘核对，把歧异的地方一一写出；同时，依照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的先例，加以断句标点。他抄录了很多资料，写了大量校勘记，标点了全书。我在他工作的基础上，又取了另一复印底本，从头至尾重新标点一遍，并对校勘记增删修润，最后写定为校记。当然，我作为校点本书的主其事者，校点中的一切错误，应由我独任其咎。愿读者不吝指正！

注释：

- ①倪氏自序自称为新安人。
- ②见该书中华书局本第二册，页六一五。
- ③见上海市松江县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松江史志丛书。

校点说明

一、本书的校点以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元一八四六年）倪氏家刻本为底本。凡校记中标明「原作」的，即指这一刻本的原文而言。

二、本书为编年纲目体。校点本按现代书籍正规形式，纲以大字排印，目、倪氏按语及校记则以小字低格排印。末三卷原刻本纲目不分，显系镌刻时之疏忽。兹依文意加以分别，俾前后一致，不违全书体例。校记力求与所校正文靠近，以便读者。少数显有夺文处以意增补，用方括弧别之，不复出校。

三、原刻本末三卷清朝部分，每遇「大清」、「圣朝」、「皇上」、「诏」、「旨」等字样，均提行抬头。今已无此必要，一律作一般行文排印。

四、原刻本每卷之首均刻「契皋老人倪蜕辑，曾孙慎枢、梅岑恭校」一行。今校点本殊无必要，故概加删削。此外，每删一字均在校记中说明。

五、倪氏引書，多有省改，然不失原意。故今一仍其旧，唯不复更加引号。但若引文无省改，则加引号。

六、原书纪年，不唯有中央王朝皇帝年号，亦有地方政权年号，错综复杂，初学者苦之。今皆注明公元年代，以省读者翻检之劳，且增强时间概念。

七、原刻本有引用书目弁书首，列目共一三六种。其中，或举书之全名，或举书之简称，或举撰者姓名，或举其字、号、谥号；诸书先后次第，亦无标准系列。今将此目移至书末。除少数已逸者外，均依四库全书总目或该书原名将书名一律改作全名，将撰者一律改称姓名。至若诸书排列次第，为避免变动过大，则仍旧不易；未举撰者姓名者亦不复加，以存其本来面目。



倪 蜕 像

「滇云历年传」初刻本
封面及卷一首页书影



目 录

校点前言 李 挺 (一)

校点说明 (一一)

滇云历年传

自序 (三)

卷一

起帝尧陶唐氏戊申〔一〕五年〔公元前二三五一年〕〔二〕尽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五)

卷二

起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尽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一四）

卷三

起蜀汉后主建兴元年〔公元二二三年〕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五〇）

卷四

起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尽五代周显德〔四〕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八五）

卷五

起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尽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一六一）

卷六

起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尽英宗正统五年〔公元一四四〇年〕……（二四一）

卷七

起英宗正统六年〔公元一四四一年〕尽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一五二一年〕……（二九九）

卷八